

马拉山下

■汪渔

马拉山被众山环绕,势如群星拱月,万山来仪。

马拉山头,强巴林寺恢宏庄严,仿佛一位尊者,垂注着一方水土。花开花落,朝朝暮暮,诵经声抑扬顿挫,漫过寺顶,袅袅上升,弥散到藏地苍穹。经声抵达之处,雪白的云层横陈,纯色的蔚蓝无边无际。

马拉山脚,昌都城微风不燥,岁月静好。扎曲河与昂曲河久别重逢,在此汇合为澜沧江。昌都“朝天门”气象万千,神情韵致,活脱脱翻版重庆朝天门。天津广场的金色雄鹰双眼环睁,守候着日升月落。

史实与现实交错,茶马广场上人影光影斑斑驳驳。

大抵是因为顽皮,扎曲和昂曲走了很久的岔路。否则,它们不会发源于同一座雪山,却选择不同的道路奔腾而下,而到达昌都,又回心转意,握手相聚。

藏区大地上的别样风情,让它们费尽劲琢磨。金木水水土,风雷雨雪霜,腐草暗藏萤火,皓月高悬天际,一次又一次牵引住它们好奇打探的目光。

那些云海、雪山、海子、彩林、千山万壑,遍地牦牛,一次又一次使得它们贪恋、踟蹰。

东张西望之中,它们有时跌下深谷,有时撞上岩石,有时挂成瀑布,有时化成水雾,跌跌撞撞的时候它们凛然肃然,开心快乐随时溢于言表,浪花飞溅,正是它们的一路欢歌。

好不容易会师马拉山下,依然顽性不泯,歌里唱着“大河向东流”,它却偏偏向南走,先后化名为澜沧江、湄公河,经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而至南海。

书里曾说:但凡两江汇合处,总会出现城市。

某年以至多年,“卡若遗址”(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,入选中国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)中的先民,沿着河流走了很远很远,终于发现昌

都适合他们生息繁衍,于是在此停下流浪的脚步,用石头垒台,用石头围圈,用石头砌墙,把石头打磨成刀、斧、锄、犁、矛,把自己同藏东的河谷、野草、雪山、密林和野兽安放在一起。

日月轮回,多少年后,又有比他们年轻数千岁的人类另一帮先民,循着澜沧江的涛声,越过无数山岭田畴,成群结队来到这里。暮色之中,他们卸下马背上的茶叶丝绸,让马匹暂得休息,让自己做一个短梦,第二天一早又走进晨曦,走进群山,奔赴遥远的拉萨,到达更加遥远的尼泊尔及印度。

赶马调子粗野,马帮铃声清脆,一拨一拨唤醒山谷,唤醒时间,队伍身前,是悠远漫长的茶马古道;队伍身后,是古老的寺庙、藏式建筑、历史遗迹,以及昌都淳厚的民风、神秘的文化。

江湖喧嚣,雪山沉静。茶马古道上的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都已隐退于苍茫时空。然而,古道上千年不曾摇落的斜阳、马路踏过的哒哒声晌、马帮男人吆五喝六的粗犷神情,如今依然返青在茶马广场。

越过花繁树茂,越过缤纷游客,越过五光十色,向东,向西,向南,向北,你的目光,最终会锁定那些建筑。那些建筑,规制端庄大气,墙体色彩斑斓,据说白色象征慈祥,黄色代表繁盛,红色寓意权力,黑色表示威猛,蓝色隐喻神秘。

栋栋楼房,顶端镶了花边,腰间镶了花边,墙裙镶了花边。你再细瞧,其实门框镶了花边,窗框也镶了花边。花边复花边,仿佛昌都就是一座镶着花边的城市。

懂行者细究,花边的纹样图案,有的叫吉祥结,有的叫如意头,有的叫角云子……由此,茶马广场所承载的,何止居有所归,何止行有所止,何止大庇天下,那是文明与文明的照见,那是历史与历史的交流,那是未来与未来的沟通。

这是周末的下午。解放广场、水上广场、明珠公园广场,孩子们在嬉戏玩耍,老人们在聊天下棋,欢声笑语,点亮了一个个广场。

更盛大的场面,则是广场锅庄,数百人围成圆圈,从晚霞满天跳到天色铁青,从夕阳西下跳

到华灯初上。

年纪大的,身着规整的藏服,神情肃穆,舞曲的铿锵节奏与格萨尔王的基因传承一并在胸中激荡,他们的一招一式,有板有眼,一丝不苟;年纪轻的,穿着新潮随意,动作信马由缰,主打一个全身松弛。他们的内心,肉眼可见,沉浸、忘我,快乐、无忧,一并投射到广场上,影子也在手舞足蹈。

顿珠充当我们的向导。他说他的名字是庙里求得的,同一个僧人,一生要为很多人取名字,所以难免出现若干顿珠。

他操着流利的重庆话,解释着为什么昌都也有“朝天门”。他的身后,跟着一群“组团式援藏”的重庆人,他们当中,有的是来自高校的教授,有的是来自医院的博士,有的是党政干部,有的来了一年,有的来了两年,有的来了三年,其中有人获得表彰——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。

对话之中,一位重庆干部朗诵了一首诗:有两条小路终不到头/我站在岔路口伫立了好久/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/而我选择了这一条去往昌都。

顿珠把我们带进了昌都卡若区一位手工艺人的家。叮叮当当声中,眼见一块平平无奇的铜板,在他手中变成了“非遗”火镰。顿珠说,因为脊柱问题,手艺人此前面临瘫痪,重庆援藏医生解救了他;因为国家援藏计划,八方对口支援,昌都旅游业精进,唐卡绘画、卡若火镰、彩砂坛城等藏文化工艺品走俏,所以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这位手艺人一样的工匠、每个家庭都有传人。汉藏民族不断交流融合,如今的不少藏胞,既说藏语,又会汉语,既吃糌粑,又喜大米,既穿藏袍,又着汉服,既挂唐卡,又贴春联……

参观出门,手工艺人用歌声为我们送行。顿珠边走边翻译,他说这位多才多艺的藏族同胞,所唱的歌词大意如下:

祈愿天下所有生灵
幸福平安
吉祥如意
……

给我留上一份。

直到9年前的那个夏夜,得到她病危的消息,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家。见到她时,她紧紧握着我的手,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她掌心的纹路里嵌着几十年油盐,却轻得像片褪色的棕叶。没过多久,她就走了。

冰箱仍在低吟,藏着她人生最后时刻对我的思念。那些年我错过的归期,都化作霜花凝结在冷凝管上。

我深知,这一冰箱我最爱的食物,是她弥留之际最后的杰作,从此之后,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喊,品尝到她做的美味了。

春节假期一晃而过。离乡那日,妈妈打开冰箱,失落地对我和桃桃说:“这几日整天在外面聚会,我给你留的大梭鱼还没来得及熬。”我笑了笑,没有说话,桃桃却让奶奶留着下次回来吃。

春去春来春不败,世间欢乐与悲哀。长居巴渝,每当在睡梦中梦见故乡小站,总是不由得想起和姥姥一起生活时的点点滴滴。她那瘦弱的身躯,略带沙哑的声音,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,似乎她并没有离开我,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

而今,母亲继承了这份执念,继续为我们“留”着。

回渝前,我带着儿子打开母亲的冰箱。六岁小儿踮脚窥探冰霜世界,如同我当年仰望姥姥在灶台前的身影。

暮色漫过窗棂,给冰箱镀上鎏金边框,恍惚间又见姥姥坐在沙发上,守着冰箱里窖藏的季节,等一句“我回来了”解冻所有时光。

■王澍言

翻开旧时照片,往事历历在目。一张张普通的照片,记录了最真实的生活;一张张灿烂的笑脸,吐露了最真挚的爱;一个个难忘的瞬间,组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

我慢慢翻阅,不断回忆。渐渐地,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小时候我给姥爷端茶的照片上。我又想起了姥爷。

我是在姥爷和姥姥的怀抱中长大的。姥爷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,后来回到老家当老师,一直到退休。姥爷一辈子教书育人,没有其他爱好,就喜欢在备完课或批改完作业后,静静地坐在书桌前,悠然地喝上一杯热茶。

从我稍懂事开始,妈妈就经常带着我一起给姥爷泡茶。

一个周末的午后,我又给姥爷端上一杯热茶,妈妈用手机抓拍了下来,还表扬我说:“你这么懂事孝顺,真棒呀!”那时候,姥爷双手捧着茶杯,杯口的热气袅袅升起,淡淡的茶香飘逸。那是姥爷最惬意的时光,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

我9岁时,姥爷被诊断出严重的心脏病,在北京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后,就回老家了。姥爷的身体让我格外担忧,那之后每年寒暑假,我都会回老家看望姥爷,每次我都会给姥爷带上两包茶叶,为姥爷泡上几杯茶。

2020年暑假,当我再次看到姥爷时,他已卧病在床。看到我回家,姥爷特别高兴,用右手艰难地撑着床边,坚持要坐起来。

我赶忙跑过去搀扶。苍老仿佛是一瞬间的事,看着因岁月流逝而苍老、因病痛折磨而憔悴的姥爷,情难自禁,我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姥爷那生机勃勃的红润面庞。那时的姥爷虽已不再年轻,但仍能让人感受到他身体里满满的生机与活力。

让我沉溺其中的,还有那些平淡日子里的琐碎细节。阳光从窄窄的窗棂间挤进来,像一束温柔的光柱,穿过卧室,洒进房间,带来一种恬淡宁静的气息。姥爷逆着光,坐在窗边的椅子上,轮廓被光影勾勒得柔和而温暖,他轻轻哼唱着: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……”我坐在姥爷对面,随着悠扬的歌声,轻轻摇晃着脑袋,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这简单的旋律里。午后,我会挤在姥姥和姥爷中间一起午睡。没睡着的时候,就静静地听着他们聊天。我就在这种岁月静好的氛围里,看着墙上那两条不知何时出现怎么出现、像虫子一样的黑线,慢慢进入梦乡。

上幼儿园后,常常是姥爷推着小推车来接我回家。回家路上,姥爷有时累了,就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歇一会儿,还让我给他计时。我数着数,数到一分钟的时候,他就会重新站起来,推着车继续向前走。那时候,我还年幼,不太懂得什么是心疼,只是在数数的时候,故意数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,这样姥爷就能多休息一会儿。

当时只道是寻常。姥爷的手,那双曾经把我抱在怀中的大手,那双曾经拉着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大手,如今遍布岁月的印痕。

我鼻子一酸,拉起姥爷的手轻轻给他按摩,指尖抵着那粗糙的皮肤,一下一

下地按着,从指尖到手掌,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,生怕惊扰了那些沉睡的岁月。

我强忍着,不让眼泪滑落,可那酸涩却在心底蔓延。苍老的手背上血管清晰可见,扎针过后留下不少小血点,周边还有一块一块的瘀青。

姥爷最盛年最美好的时候,我看不到;我长大了看到的,只是姥爷日日老去的身影,和对我无私的爱。我绞尽脑汁,想说的话逗姥爷开心。我说:“姥爷,我这次期末考试语文考进了年级前50名呢,是不是很厉害!”姥爷微笑着看着我,眼里饱含赞许和期待。我又说:“姥爷,我一定会考上一个好大学,就像您当年一样。您一定要好好吃饭、好好康复,到时候您送我去上大学,好不好?”姥爷定定地看着我,目光好像穿越时光,看到那个曾经的自己,那个骑着自行车、意气风发的自己。

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,其实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。很快就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,姥姥拿出了料理机。我知道姥爷已经只能吃流食了,于是主动接过了用料理机准备午餐的差事。

为了让姥爷的餐食尽可能地丰盛些、营养些,姥姥早已备好了食材——新鲜的肉和鱼,还有翠绿的菠菜。我夹起一大块鱼肚上鲜嫩的肉,耐心地将每一根细小的鱼刺挑出,然后把它和其他食材一起放入料理机中。不一会儿工夫,姥爷的午饭就准备好了。我端起满满一大碗来到姥爷身边,准备喂姥爷吃饭。

姥爷靠在床头,慢慢地说:“我右手还能动,我自己来吧!”语气里有一丝倔强和无奈。我回道:“姥爷,我小时候您还经常喂我吃饭呢,现在该我孝敬您了!”姥爷瘪了瘪嘴,看了我一眼,低下了头,小声嘀咕着:“老了,不中用了,辛苦你了!”我强忍心中的难过,笑着说:“一点儿都不辛苦,我喜欢姥爷,这是应该的。”

姥爷眼里噙着眼泪,一口一口慢慢地吃起来,四周安静,唯有爱无声流淌。饭后,我拿出带回来的茶叶,像小时候那样,为姥爷沏上一杯茶,端到姥爷嘴边。水汽氤氲,茶叶舒展,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。姥爷抿了一口,眉头舒展,轻轻地说:“真好!还是你小时候的味道!”那一刻,如同被时光的琥珀封存,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间,至今清晰如昨,难以忘怀。

世事无常。没想到2020年的那一次一别就是永远。

送走姥爷的那天,天气格外阴冷,雨下个不停,像是天空也为姥爷的离去落泪。只要一想到和姥爷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,想到那个最初教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姥爷永远回不来,想到姥爷再也喝不上我为他沏的冒着热气、飘着清香的茶,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……

姥爷,您对我的爱永远不会褪色,我对您的爱永远不会变淡!我永远爱您,永远思念您、怀念您、感恩您!

我无法让时间停留,只能将那些我和姥爷共度的时光铭刻在心,用最真挚的情感,将回忆细细编织,化作岁月的书签,夹在生命的书页之间。让那些温暖的片段,成为永恒的诗行,即使时光流转,也永不褪色。

姥姥的冰箱

■张军兴

草长莺飞四月天,嘉陵江畔的桃枝已擎起粉雾。踏青路上,儿子蜜桃踮脚去嗅花苞,忽有南风斜掠,一片花瓣恰好落在他翘起的衣领上。“天津还冷吗?”他突然转身问道。这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今年回老家过春节的日子。

津沽海云低,碎冰凌波去。津南小镇的冬日铺展成水墨长卷,青瓦白墙的徽派餐馆里,炖菜的白烟在寒风中袅成篆字。阳光洒在车来车往的街头,让北风中行走的人们顿感温暖。河道浮冰在远处折出万花筒,粼粼映着赶年集的老少,恰似姥姥当年贴在窗户上的冰凌花剪纸。

时隔五载归乡过年,这次一家三口同行。一到家,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参观几大冰箱的储藏,鱼虾蟹一袋袋地整齐摆放,各类肉食海鲜齐全。她不停地介绍,这条大鱼是专门给你们留的,这盒对虾给你放了两年。母亲絮语未落,我的童年记忆便涌上心头。

彼时,我与表姐常住在姥姥家。每当破晓时分,灶膛柴火便噼啪炸开火星,铁勺碰着瓷碗叮当作响,那是瘦小的姥姥在施展绝佳厨艺。

铁锅腾起的热气里,“七宝一丁”方便面的油花儿打着旋儿,荷包蛋浮沉如月。她为我和表姐一人盛上一碗面,我俩连汤都要喝光。

姥姥做的蛋炒饭也是一绝,隔夜米粒裹着蛋液跳进铁锅,竟能粒粒分明如金珠落玉盘。这香而不油的蛋炒饭,是我童年最喜欢的美味。

天有不测风云,1990年代的一天夜里,姥姥

突发眼疾,送医诊治后摘除眼球。命运夺走她的双眸,习惯在灶边忙碌的“厨神”姥姥“下岗”了。

对操劳了几十年的她而言,那是难以承受的打击,生活在无尽的黑暗里,一切行动只能靠手来慢慢摸索。

虽遭受巨大打击,但面对我们时,她却沒有垂头丧气。说起病因,她总轻描淡写道:“睡觉时感觉有人用手捂了一下眼睛,就看不见了。”她告诫我们,人要学会坚强,活着就要坚韧,不能轻易被打垮,要学会在漫长的黑夜中活出精彩。

此后,平日子里与她作伴的,多了一台收音机。评书与相声替代了锅铲响,单田芳的沙场与马三立的市井,成为她枯燥生活中的一抹色彩。我们趴在她身旁听《隋唐演义》,却不知真正的英雄正摩挲着给我们剥花生。

后来我负笈南下,她的“战场”也转移至银色冰箱。端午的粽香,中秋的膏蟹,腊月的粘豆包,统统封印在压缩机的嗡鸣里。她总是将“一年四季”打包进冰箱冷冻室,期盼着我回家后开启这一整年的精彩。

母亲常唠叨:“你姥姥厉害得很,什么好吃的都想着给你留一份,螃蟹腿都要留成化石了。”我每次回到家,姥姥总能清楚地记得留了哪些东西,并叮嘱母亲做给我吃。

从“亲手做”到“喊着留”,她变换了“战术”,为的是让远方的外孙也能品尝那些家乡的美味。后来,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常在电话里对姥姥说“千万别给我留东西”,但姥姥还是要

登三峡之巅

■罗承勇

怀揣着儿时的梦想,我顶着花白的头发,用一甲子的豪情和自信,登临三峡之巅,感受那千古风流,与山川、云海、红叶、清风、诗情来一场心灵的邂逅。

清晨,我踏上了前往三峡之巅的旅程。车窗外,山川河流如同画卷般徐徐展开,美丽动人的田园风光逶迤而去,让人心旷神怡。

此时此刻,李白《早发白帝城》中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诗情油然而生,那是一种怎样的豪迈与速度,我仿佛穿越了时空,与诗仙相会相逢这壮丽河山,把酒言欢。

抵达三峡,按照自己的心灵所愿,从白帝城开始徒步登山。

远观山峦起伏,险峰耸立直插云霄。天气晴好,游客甚众,风声、江声、树声、人声鼎沸变化,激起起伏,仿佛奏响了一曲交响音乐,在峡谷中激励着人们向上攀登。

山道崎岖,每一步仿佛都踏着历史的厚重,前方阶梯高不可攀,感觉一直延伸到云天天边。

我依稀听到了杜甫的《登高》: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这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,更是对人生的深刻感悟。在这落木与江世间,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渺小。

当我攀爬到标志为985的平台时,口干舌燥,喉咙感觉要起火了一样,头发湿漉漉的,双脚如千斤重,真是累得怀疑人生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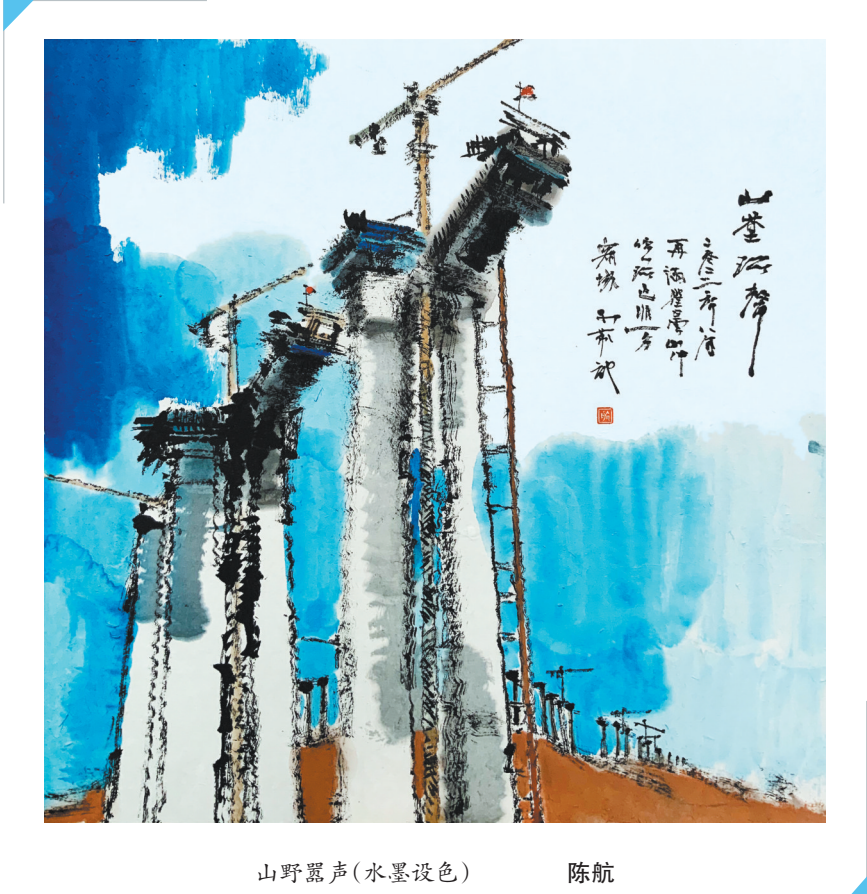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身边的人大口喘着气,依然鱼贯向山上爬去,我硬撑着残存的力气和信念,继续跟着前面的人走。

危石鸟道是徒步登山的最后一段,也是最险峻最壮观最震撼最精彩的一段。

往往最精彩的乐章和故事都是在最后,登山到了1314平台的时候,我已然是一种“难以再坚持”的情绪,但高峰依然在,唯有奋然前进,才能到达峰顶。

无理由无畏惧地向前,内心念着“必须爬上山顶”,双腿机械地向前,似乎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,我前行至了峰顶。

站在三峡之巅,望着身后弯曲而陡峭的山路,任云海翻卷,我沉浸于自己的感受中,在心



山野无声(水墨设色) 陈航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